各领风骚数百年
芦笛

（一）
久违的老金井喷，正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对西方文明成果历历如数家珍，令我这海外赤佬汗颜。可他还要伟大谦虚，要我发表高见。高见是没有滴，只能说说哈 太（蛤太？）式的妇人之见（每次老哈反驳我，都要把他太太抬出来，是不是蓄意寒碜我啊？谁不知道老芦臭名昭著的恐女症？）。

老金大赞英国佬，我本该与有荣焉。不过还记得 George Mikes 的一个笑话：一战期间，某外裔归化英国公民在酒吧里跟人聊天，听对方说英国飞机被德国打下了几架，立即义愤填膺地问：

“What?! You mean our planes were shot down? Outrageous! Unbelievable!”

不料对方却淡淡地说：

“I'm afraid you got it wrong, They are OURS, not YOURS!”

这就是西洋版的“热脸贴不上冷屁股”。欧洲国家不是美、加、澳那种移民国家，外来移民很难产生老哈、老稀那种强烈的认同感与澎湃的阶级激情。当然，我没像 他们那样激情满怀，倒也不是受到歧视乃至排斥——在今天，反种族歧视几成“白色恐怖”了，而是深受自由主义熏陶，喜欢批判地冷静地看世界，既充分肯定归化 国的长处，也同样能冷静地看到它的短处，不至于如稀、哈二位那样，连美国的路标一塌糊涂都死不承认。

我就纳闷了：万恶美帝怎么就不会想到，让司机知道自己现在那条路上，其意义并不亚于让他们知道前面该走哪条路。对司机来说，过了 crossing 后， 最重要的是确认自己转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如果在支路进入干道之后不显示该路的编号，却在距离交汇点起码五六十英里处才在路旁戳一个比 50 年代国内公车站牌还小的牌子，这不是坑爹吗？为什么聪明的美国佬就不会如英国堂兄弟那样，想到在交叉点前提醒、交叉点处指示、交叉点后证实的“路标三部曲”呢？他们能把人 送上太空（这应该说是德国人的贡献吧？冯•布劳恩那纳粹分子怎么也不能算美国人，就像爱因斯坦算不得老美一般），却连树路标的本事都没有，造点硬币出来还 是倒的，笑死人了。冲压硬币是古罗马人的发明，比中国的铸币先进多了。从古罗马时代起，硬币两面就是相同指向，全世界就老美胡来一气，美国帮还要强辩，您 说究竟有何道理吧？

闲言少叙，说正经的吧。愚以为，说哪个国家贡献最大，应该是累积文明成果。但这有两个问题：1）到底是单个领域里的累积成果，还是全部领域加在一起算；2）比较时段是否该等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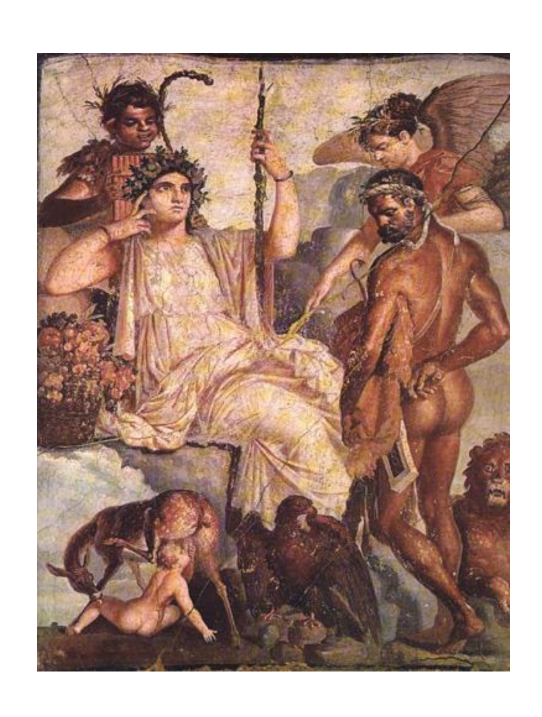
第一个问题就不好解决。例如若算总贡献，则我认为俄国、德国与日本对全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负贡献，尽管德国出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与音乐家，但 他们的贡献都被希特勒抵消了，至今新纳粹还在世界范围尤其是苏东地区活动着。俄国就更糟糕，虽为人类贡献过好几个伟大的文学家和两三个伟大的艺术家，但列 宁斯大林对全人类犯下的大罪，全体死了以及活着的俄国人捆在一起也赎不清。日本对世界文明没有贡献，但发动侵略战争作了大孽，不过他们倒基本没在国外释放 过精神污染，所以负贡献还没有德国的大。中国对世界文明基本无贡献，在 50-70 年代对东南亚和朝鲜犯过大罪，在 60 年代对西方愤青有过一定程度的精神污 染，因此也是负贡献，不过估计没有日本的大吧。

第二个问题也不好解决，如果要比较同样的时长，那么对没有历史的国家如美加澳来说就很不公平——两

百年跟其他国家几千年的总和相比，说不过去吧？那是不是 还得把玛雅文化加到加美文明成果中？人家才是正宗的美洲人啊。即使能加上，那埃及与巴比伦怎么办？古埃及人与两河流域的原住民早就灭种了，能把他们的文明 成就算到现住民头上去么？

所以，这种讨论不可能是学术的，只能是闲聊。若是马马虎虎闲聊，似乎也可以说英国是对世界文明作出了最大贡献的国家，如果按人均贡献计，那就更不得了了， 连美加澳的存在都是他们的贡献不是？两百多年过去了，老美当家的仍然多是英国姓氏，其他国家的也就贡献点玛丽莲•梦露、施瓦辛格、迈克尔•杰克逊、OJ• 辛普森之类娱乐天王。这约翰牛真是成精了。

不过，英国人也是后来才发起来的（土著与维京海盗、罗马人和法国人杂交的结果？）。我觉得诸位不该忘记了意大利。妞贴的图还在楼下。看过庞贝以及附近保存得更好的 Herculaneum，你就会觉得意大利人实在了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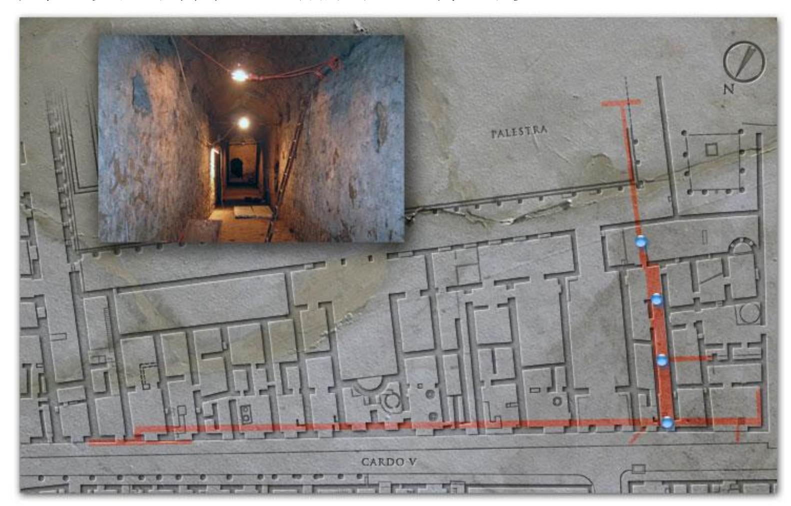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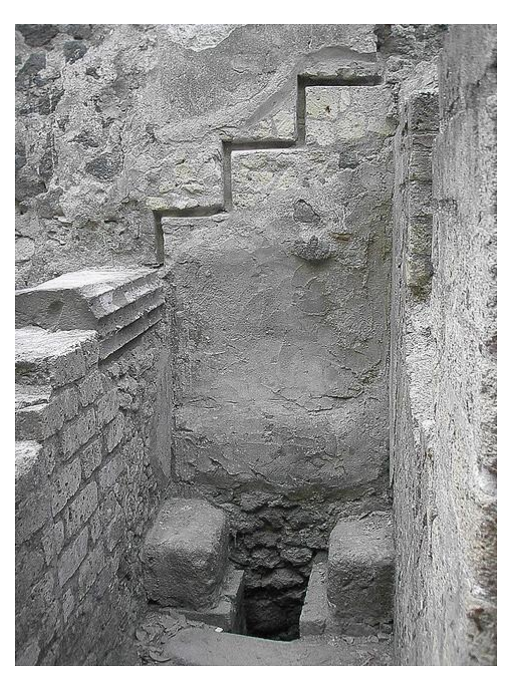
以上是 Herculaneum 的壁画与浮雕，算是雅事。我这俗人感兴趣的是卫生设施。过去我在本区贴过该地的公共浴室，请看私人浴池：



下水道更是不得了，跟咱们的地道战差不多：



照片下方的地图显示，那地道真是家家户户都通着。古罗马的城市都如此。例如妞贴出的庞贝的庭院是，四周回廊，正中央是天井，上面无遮蔽采光，雨水落到天井中便从下水道流走了。古罗马人还发明了室内厕所，与现代厕所相比，缺的只是个水箱，用后必须使奴隶去用水冲洗而已：



古罗马还发明了自来水，家家门前都有自来水供应，而这些水是高架水道（Roman Aqueduct）从远处引来的。这类遗迹在意大利到处都是：



总而言之，现代人的基本文明生活方式，古罗马人早就有了，而俺们 70 年代以前还没有。同时代的英国人也还在撒尿拌泥涅（当然古罗马人也入侵了英国，留下了 许多遗迹包括下水道、浴室等等，但那不能算英国人的发明）。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其他国家都远远落在意大利后面。文艺复兴三杰留下的大批杰作就是其他国 家远不能及的。论科学，伽利略好像才是现代物理学之父，他死后两年牛顿才出生。应该说欧洲的"科学革命"是他与培根共同启动的，但培根的贡献主要在认识论 上的拨乱反正。而论政治与经济，威尼斯共和国堪称古典民主与古典资本主义的高峰。

当然，意大利人后来不行了，跟古希腊人差不多。但如果要论累积成果，似乎不便抹杀这些成就。

古埃及人又何尝不如此？希腊文化整个是从那儿发源的。但您若把那算出是现代埃及的贡献却又说不过去了——那阵阿拉伯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不过阿拉伯人也曾 大大滴辉煌过。若不是他们翻译了古希腊的经

典，后来欧洲人又把它们翻译过去并带回欧洲，文艺复兴是否会发生，只有天知道。回回还把所谓“阿拉伯数字”尤其 是“零”从印度带到了西方，使得欧洲数学得以突飞猛进。古阿拉伯的数学与天文学都很发达，对欧洲起到了启迪作用。人家的建筑也颇壮丽，连西班牙都受到了很 大影响。当然这个话题最好请本坛的阿回回阿萨德来谈，我的意思是，这些贡献都未便抹杀。没有这些基石，欧洲文明是否还会如后来那样辉煌尚未可知。

先回答网友的两个回应。

Zhangyuyu 网友跟帖说，论负贡献，法国几乎没有瑕疵，几乎没有作过恶，没出过希特勒。窃以为不然，我在前文中没把“负贡献”的概念说透彻。它不光 指对外发动毁灭文明的侵略战争，更是指对外输出邪恶意识形态，以及使用革命的两手（武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对别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民观念、心态与性格造成 的灾难性影响。

以负贡献最大的苏俄为例，它不光是对东欧、北欧以及东亚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杀害了大量人民，毁灭了不计其数的文明成果，更组织所谓第三国际，向外疯狂 输出革命，用金钱和邪恶意识形态在其他国家组织别动队，最终使得三分之一的人类陷入灾难。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具有破坏力的反文明力量。您说俄罗斯人作的 孽，是不是全体死去以及活着的俄国人捆在一起都不能赎清？

又如德国，希特勒不但对外发动战争，纳粹的种族主义也给世界打上了印记（虽然由于其自限性远不如布尔什维主义影响深远），至今新纳粹尚在全世界范围内活 动，说明那负贡献还是持久存在的。而且，纳粹开辟的军国主义民族主义道路，至今尚是后进国家如中国的模仿对象，习近平最近还在告诫“落后就要挨打”，完全 是在向全民灌输纳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重要的是，通过进攻苏联，纳粹就像捅了马蜂窝，把西方原来限制住了（well-contained）的布尔什维主 义恶魔放了出来，“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祸水东西南北流，所到之处的国家制度都改变了。这也是不能无视的。

日本人则对外基本无精神污染（他们也没那个原创能力与感召力。当彻底的恶魔还是需要灵气与天资的。日本人的智力似乎不咋的）。他们发动的侵华战争，作的孽 远远不如共党。我早在 12 年前就说过，据说日本人杀了四千万中国人，就算那不是夸张，是实事求是的数字，那人家辛苦八年也不过等于老毛跃进三年。更何况人 家也没毁灭中国文化，连孔子的坟都有本事刨了。他们作的大孽，还是让共党趁机勃兴，害苦了中国、北韩与北越。

如果从这些内涵看“负贡献”，那么，虽然程度轻微得多，但法国人也对全世界进行了持久的精神污染，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稍知马列主义流变史的人都知道，卢梭 的“强迫人民自由”论正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基石，而稍知国际共运史的人也都知道雅各宾派对列宁、托洛茨基的影响。事实上，十月革命建立的共党政权完全以法国 大革命建立的政府为蓝本，连“人民委员会”的名称都是抄法国人的。法国大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影响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流毒至今尚未被肃清，甚至未被认识到，本 坛的易明教授至今尚在讴歌之，而万润南兄 89 年还在巴黎躬逢盛会，参与庆祝那值得人类追悼的日子。

第二个问题是豆腐问的：如果没有英国、德国、俄国、中国、日本等国，现代文明是否会存在？

我的感觉是，不管世界上缺了哪个国家，现代文明都会照样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德国与俄国，则今日世界要光明得多，起码马和列那俩不会生出来不 是？如果没有中国和日本，则世界文明恐怕不会有任何变化。这俩国家都是 negligible 的，当然，中国古代文明据说很发达，但不幸的是，它与古埃及、 古印度文明不同，没有什么世界影响，未在现今世界文明上留下印记，至少在西方感受不到。所谓“四

大发现”当然有可能是真的，但并没如国人想像的那样流布全 世界。西方的类似发明是独立作出的。

更何况四大发明的真实性颇有些问题。例如指南针到底是否在古代中国存在过，都成了越说越糊涂的烂帐。“司南勺”已被证明是某个不良学者的伪劣假冒，天然磁石作的勺子根本不可能克服静摩擦而旋转。就连王充在《论衡》中说的“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 南”，如今都有学者说后人解错了，那“杓”不是“勺”，而是“横梁”的意思，所以，王充说的其实是指南车，不是什么磁石作的勺子。

那么，没有英国又如何？窃以为，若是没有英国，今日世界的物质文明或许不会受太大影响。牛顿力学和达尔文主义当然改变了人类历史，但没有他俩，可能也会有 别人创立。微积分为牛顿与莱布尼茨分别发明不就是个例证？更别说华莱士只是去旅行了一趟，就立即提出了与达尔文主义主旨一致的学说，而老达可是头悬梁锥刺 股地研究了几十年。

但若是没有英国，恐怕今天的世界的精神文明不会有那么高。英国人的独特贡献，在于奉献了一种比较健康的文明生活方式。约翰牛的优点不在于“智力” （intelligence），而在于“智慧”（wisdom）。科学文化上的发明创造有了前者即可，但要保证人类的生活质量，光有前者没有后者是不行 滴。可惜一般人只看到、只佩服智力，看不到也不知道佩服智慧。

我觉得英国超出德国乃至其他任何别的国家（美澳加那些变种当然不包括在内）的最大优点就在这上头。论智力，德国科学巨匠恐怕也不弱于老金数出来的那些伟 人，但论智慧，德国人与英国人相比判若云泥，法国人也差不多。这就是为何德国人与法国人向世界奉献了无比灿烂的文化成果，却未能向人类提供一种健康合理的 生活方式。这或许就是老金观察到的“德国人的性格中有偏执成份”的意思吧。

那么，这大智慧的内涵如何？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做到了赫胥黎说的保证社会成员既能充分地“自我扩张”，又让他们有足够的“自我约束”，在两者之间达到了比 较合理的平衡。前者使得人欲从道德家们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因而解放了生产力，后者则保证了社会不至于沦为方今中国那种尔虞我诈、人欲横流的丛林，最后只能 以玉石俱焚的暴力革命收场。

要做到这点，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第一、机会均等，费厄泼赖。第二，基于“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的深刻认识的理性妥协精神。据英国历史学家说，这教训是他们从英国革命后出现的社会倒退中总结出来的。没有那教训，也就 不会有后来的光荣革命。如今你哪怕跟个只受过中学教育的技术员聊天，他（她）都会告诉你，revolution 没什么好事，社会需要的是 evolution，只有后者才符合 live and let live 的原则，可见这理性妥协观念是何等深入人心。

换言之，世上只有英国人最先做到了孔子提倡的“中庸之道”，无论在朝在野，都不会“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知道把事情做绝了必然后患无穷，最 明智的还是 live and let live，而革命的特征就是斩尽杀绝。可惜这与儒教无关。许多英国知识分子都听说过孔子的名字，可惜是拿他来开玩笑的，动辄就“子曰” （Confucius says），然后那“语录”却是什么不伦不类的“You are what you eat”(吃什么就变成什么)。

最令人纳闷的是，这传统好像是英国的精英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然后又灌输给全民形成的。可人家既没有中宣部，又没有哪个大思想家专门为此著书立说，宣传这 一理性处世方式，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精英们未经强势宣传便能达成共识，并且代代相传？我到现在也莫名其妙，实在惭愧得紧。过去我曾几次向本地学者作过咨 询，那些人反而为我这奇怪的问题困惑不解：这是天经地义啊？难道还需要谁来教授不成？

很明显，基督教并不能解释这成因，同样奉行新教的德国就是反证。而且，英国人砍下国王的脑袋还在法

国人之前，说明他们当初也是斩尽杀绝之徒，可他们怎么就能很快悟出搞错了，克伦威尔死了没多久就赶快把查理二世扶回去？

这里的解释（虽然仍然是现象学水平的）是，英国人对待错误的态度非常值得学习。尽管这是个有足够本钱为老祖宗骄傲的国家，但这儿的人并不热衷于吹捧祖宗。 上次奥运，英国电视台转播时，解说员就对张艺谋弄的四大发明的开幕式颇有微词，觉得那种吹捧实在无聊至极。说到底，那是一个真正自信的民族遇到一个深受自 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折磨的民族时发生的困惑。

正因为有着真正的自信，心态比较健康，因此英国人既不必吹祖宗，也不必以"震惊世界"来表现自己的伟大。据说有史以来最寒酸的奥运会是 1948 年的伦敦奥 运会。战后英国财政破产，穷到连奥运村都建不起，只好请各国运动员住在学校宿舍甚至民居中。但人家好像也没因此痛不欲生，正如该国没有"破产请客"的中国 风俗一般。

所以，我最佩服英国人的，还是他们的失败，而不是他们的成功。那天我跟老稀说，善于失败也是一种英雄气概，一种艺术，可能比善于成功更勇敢，更艺术，而英国人深通此道。的确如此，他们的心理耐受能力特别强，一是输得起，看得开；二是直面失败，反复总结教训。

前者如丢了个大帝国浑若无事，尽管以他们之精明，完全知道那帝国主要是老美搞垮的，但并没有就此与老美不共戴天，世世代代忆苦思甜，成了世仇，反而把山姆 叔的大腿抱得更紧了。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家在大战中打得五痨七伤，国力严重不足，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overstretched，再也无法在全球称 霸。二战后是美苏两极世界，而要对抗苏联的扩张，就只有抱紧山姆叔的粗腿。北约就是英国人发起而不是老美发起的，其成立的动因就是英法等国觉得，不把老美 拉进来，他们根本不是苏军的对手。

想想中国人会不会这么坦然吧。到如今，皇汉子孙不是还在时时为失去的土地咬牙切齿，数落个没完没了么？如果中华帝国的幅员缩小到一个省那么大，全民是不是 得去打连环吊？俄国人就更糟糕，普京居然在国会演说时说，苏联的崩解是 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只要俄罗斯民族存在一天，他们"收复失地"的壮志雄心 就将永远是悬在东欧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希特勒的心理素质同样不堪一击。他后期的失败，我看主要是输不起招致的。日本人就更不用说了，连"竹枪抗战，全民玉碎"的疯狂口号都有本事当成国策。就连 老美也没英国人那样拿得起放得下，输了个越战就弄得全国五痨七伤，人民分裂，几乎从此丧失了"can do"的牛气。所以，"放弃"比"赢得"更难，这才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正解。

后者则是敢于和善于直面失败，反复总结教训。这儿的历史频道、影视等等，固然有许多歌颂"our finest hour"的，但更有反复暴露检讨失误的作品。本来，英国收复福克兰群岛（亦即阿根廷所谓马尔维纳斯群岛）本是完胜，但有关文献片总是不断指出该役中犯下 的一系列错误。那军火补给船爆炸的镜头放了都不知道多少遍，最新式的驱逐舰谢菲尔德号被飞鱼导弹击中的镜头也如此。

人家非但从不掩饰失败，而且也从不贬低敌人的高明。虽然邱吉尔"反败为胜"，把敦克尔克大撤退吹成壮举，但那是非常时期为了给军民打气的破例行为。此后的 历史书籍影视等等从不讳言英法联军如何中了曼施泰因的奸计，大败而归。自己人干的烂事也不兴"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正是通过观看英国电视，我才知道英 美军队曾在二战后期忽略了德国战俘的生存条件，使得他们大批死去，也才知道正是他们的民族英雄邱吉尔先支持空军司令海力斯滥炸平民居住的大城市，包括不设 防的文化古城德累斯顿，战后又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好名声，蓄意与海力斯切割，甚至不给他授勋。

这种态度，能在多数中国学者作家中找到么？咱们当然有暴露黑暗的作家或学者，不过那多半有政治动机，有党同伐异之嫌，对自己的崇拜或拥护对象就一定网开三面。鲜见胸无敌我，实行一重标准者。正是受了英国人的影响，我才立志要作这样的批判家。

当然，若与中国比，其他欧洲国家也很优秀了。例如奥地利同样丢了大帝国，但人家似乎也没痛不欲生。又如西班牙在历史上被阿拉伯征服过，人家也从不讳言这一 史实，不但教科书上说得明明白白，就连旅游手册都处处介绍回回们留下来的痕迹。这种事能在中国想像么？官方历史为了遮丑，把原来是外国人的辽国人、金国 人、蒙古人、满洲人都硬说成是“中华民族”的一部份，愣说中国这地方历来由中国人统治，只是有的时候是少数民族当家罢了。而皇汉子孙又把被满洲征服当成奇 耻大辱，为此甚至见不得清宫辫子戏。亏咱们还好意思动辄就吹泱泱大国，我看与没落的英国相比，中国不但是智力小国，更是智慧小国兼心态弱国，到现在也没有 大国国民的气度，从国家领袖到草民统统如此，概莫能外，动辄就露出僮仆厮养的卑贱来历。连俄国人说歼-15 是苏-33 的山寨版，《人民被日报》都要郑重出 来辟谣。这种小样儿，有谁看得上？

这就是我心目中英国人给世界文明最大的独特贡献，也是最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至于老金有的观点我倒不敢苟同。例如老金认为英国人的军事才能超过德国，这似乎有违共识。连二战英美老兵都承认，德国人是作战高手，如果不是盟军以多为 胜，更有强大火力支持，他们根本就打不赢。老金认为德国人靠蛮干。论蛮干不怕死，有谁比得上俄国熊？但苏德伤亡比为 20：1 左右，这完全是德军将士高超的 作战技能决定的。德军不但将星灿烂，人才辈出，环球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什么巴顿、蒙哥马利都远远不及曼施泰因、古德里安、隆美尔等人，艾森豪威尔则根本 不是军人而是个政治家兼总经理。

我看老金混淆了“政治家”与“军事家”以及“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战术”的区别。政治家可以完全不懂打仗，但仍然可以是战略大师。那说的是政治战略，斯 大林就是这种大师。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观因素，我看主要还是政治家的政治战略。论军事家，二战期间无一国可以与德国相比，但希特勒的政治战略一塌糊涂，由此 决定了战争结局。当时的政治家中，斯、罗、邱随便哪个都比他强。这就是“主帅无能，累死三军”的正解。德国是败在政治家手上，不是军事家手上。英国拍的历 史片中采访的德国平民说，当时他们看见满天都是敌机，德国空军却踪影毫无，于是暗想：这战争是绝对赢不了了，全世界都来反对咱们，哪有取胜之理？把国 家弄到这个地步，是政治家而不是军事家的过错。

当然，比起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希特勒还是很优秀的了，毕竟有几个盟国，而老毛当年把全世界都成功地变成了“帝修反”，只剩下同床异梦的小猫两三只，还自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另外，德国的哲学也未便全盘否定，窃以为，哲学颇有些像艺术，只有美丑精粗之分，而无正误之别。除了认识论外，它根本没有指导意义，只能玩赏，不可应用。 这或许就是老金觉得德国的哲学家有点像文学家的原因吧。从美学标准来看，德国的欧陆哲学之精美、复杂、深邃以及天马行空式的想像力，恐怕要远远超过英美脚 踏实地的“分析哲学”。

当然，无论是黑格尔，是尼采，还是马克思，都对人类文明留下了巨大的负影响。但那恐怕主要还是西方莫名其妙的“哲学崇拜症”使然。他们不但没悟出哲学完全 是主观创作，毫无应用价值，反倒以为那是“科学的科学”。把一种本质上是艺术的学科拿来指导人世，到底是作者还是读者的过错？

至于认识论，我认为康德是人类有过的最伟大的几个脑袋之一，在历史上只有释迦牟尼可以与之相比。如果说培根的经验主义启动了科学革命，康德则告诉大家科学 的有限性。如果大家听了老康的话，那 19 世纪的科学教或许也就不会昌行，而马克思揭示的“客观规律”也就会早早被大众笑下台去了。

至于老金说的英国人不讲究吃喝玩乐，梳妆打扮等等，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玩这套，英国人哪是法国人的对手？法国之于世界，相当于上海之于中国，除了那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是“阿乡”。

法国人还特别讨厌英国人，英法民间关系，远远不如法德关系。按理说，法德原来是世仇，而英法原来是盟国，可现在法国人倒恨上英国人了，不知何故，整个满拧 了。法国人也不够自信。上哪儿讲英语，别人都不会大惊小怪，立即就用英语回答你，然而到法国去就满不是这么回事了。会说的都故意装不懂。他们的某届总统 （记不得是谁了）还曾大声疾呼要捍卫法语的纯洁性，防止英语的污染。我就不相信他们能抵制老美发明的 OK。

拉杂就写这些，恭候老金和其他达人批判。